

[英]乔·林恩/安·杰伊编著·程虹译



# 遵命大臣

内阁大臣海克尔日记



# 遵命大臣

内阁大臣海克尔日记

[英] 乔·林恩·安·杰伊编著·程虹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沈阳

Inoathan Lynn and Antony Jay

## YES MINISTER

---

根据BBC BOOKS伦敦1987年版译出

### 遵命大臣

Zunming Dochert

(英)乔·林恩 安·杰伊 编著

程虹 译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字数:21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0<sup>1</sup>/<sub>4</sub> 插页:2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责任编辑:邵光 责任校对:晓舟

封面设计:耿志远

---

ISBN 7-5313-0510-0/I·479 定价:4.50元

《遵命大臣》是一本有关英国文官制度的书，也可以称之为是一部独特的政治学兼文学著作。

在过去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英国的文官制度堪称最典型、最完备了。然而，自60年代以来，这一曾被赞誉的目标已变成改革的对象。

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过去有效能的文官制度现在已变成陈腐的官僚机构，人浮于事，积习难返，行政开支浩大，文牍主义风行，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过去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现在已为封闭排外的“职业行会”所替代；过去外行“领导”内行的政治哲学现在已变幻为内行“驯服”外行的阴谋权术；过去博擷众议的调查研究机构现在成了抵制改革的挡箭牌；过去旨在帮助大臣制定和推行政策的文官现在变成大臣“招架不住”的对手。书中的一份备忘录道出了一位高级文官怎样“驯服”一位锐意改革的政客的奥妙，后者“不知海有多深，天有多高”，而公众则“更是一无所知”，至于文官，则对政府内幕了如指掌，掌握着大量的内部情报，这是“白厅最有价值的通货”，到头来自然由他们掌握着实权。

这部“日记”的记述者认为，今天应当改革这部“老掉了牙的官僚主义机器”。但是，他称之为“大扫除”的改革能否获得象以往年代那样的成就，人们却投以无止境的疑虑的目光。

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英国官僚政治的一些内幕，以一位大臣的亲身阅历揭示了一个处于衰弱之中的体制的真相，“对人们了解80年代英国的执政方式极为有利”。无怪乎，当本书以电视连续剧的方式走上荧屏，撒切尔夫夫人又亲自扮演首相的角色后，轰动了英伦三岛，上自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莫不群起观看，本书也因此畅销英国内外。

从这本写实的书中读者可以欣赏到圆滑的套语、逗乐的幽默、奇妙的行话，以及一连串非加注释不能懂得的缩略语。书中的每一章节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且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我还应该特别指出，本书的译者熟悉英国政治制度，对书中的典故为读者作了精心的注释。辞意清晰，行文流畅，使人读来不忍释手。我有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中先读本书的译稿，这自然要感谢译者。当然，也要感谢尊敬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quhar）先生，这本书的原版是我于1984年访问英伦时他赠送的。

1987年5月15日

于中关村

## 编者的话

---

此书是由篇幅浩大的日记缩写而成，因此，有必要对描写的方法及准则加以说明。

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该书简明扼要，清晰易懂。尽管这也是海克尔的愿望。但是，多年来的政治生涯和官场经历使他学会了玩弄文字游戏，不惜笔墨，耗费言词，有意将他要讲述的事件和观点弄得隐晦深奥，模糊不清，令人费解。当一个政治家的真实面目不被众人所了解时，他就有了暂时的安全感。

不过，我们相信海克尔写这些日记还是希望人们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相反。这些日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80年代英国执政的方式是极为有利的。所以，我们将这些日记进行了大幅度减而编成此书。

本书的第一卷记述了海克尔在政府任行政事务大臣的早期经历。该部是前些年作为一个负责众多事务的部门而设立的，其作用和60年代威尔逊执政时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相同，是为了协调政府的行政事务。按理说，海克尔有了个巡回差使，他可以调查和处理整个政府机构中办事低效和滥用职权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在哪里出现。然而不幸的是，

建立行政事务部不只是去控制文官，它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由文官来充任。读者由此可以推想海克力的努力最终会遇到怎样的命运。

人们至今还有点迷惑不解：为什么象海克力这样一位在政治交易中混淆真假，故弄玄虚的好手，居然对付不了一群技能基本相同的文官。日记中披露出的海克力的单纯幼稚，令人感慨。

本书的后几卷尚在编辑之中。这几卷记述了海克力在行政事务部后期的任职情况，一直写到他从高级阁员的宝座上层层下跌，在唐宁街十号惨败，最终落个空头上议员的下场。

对于日记的取舍并无一个绝对的准则。从广义上讲，我们尽量保留日记原本的记叙文体。因而，我们的意图在于获取一些有特点的情节和一连串事件的结论，而不是再现一些偶然发生和顺时推演的事件。

显然，海克力当时对某些谈话和事件是不知道的，如果他知道的话，肯定会改变观点与看法。幸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所谓“三十年统治期”记下的所有备忘录和会议记录给我们派上了用场。

值得庆幸的有还，由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出色的文官，他确信文书档案工作的价值，并用各种形式把每一事件都记载下来。因此，我们不仅得益于行政事务部的备忘录，而且得益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

我们衷心地感谢汉弗莱爵士在前几年同我们进行了几次交谈。他的谈话堪称推心置腹、妙趣横生。我们还要感谢英

国大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前文官首领伯纳德·伍利爵士的许多使我们受益匪浅的谈话，在海克尔写这本日记的年代，他是海克尔的私人秘书。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2017年7月于牛津大学

海克尔学院



## 第一章 公开政府

---

10月22日

嗯，现在大概已经是星期五，也就是23日的凌晨了。我太激动了。我刚由伯明翰东区当选为议员。我们这个党已在野多年，如今终于在大选中获胜，重新执政。

竞选结果公布后，我到奥尔德曼·斯波蒂斯伍德<sup>①</sup>家去参加庆祝活动。在那里，我看到罗伯特·麦肯齐在电视中讲：“结果，吉米·海克尔当选了，他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赢得了多数。他当了多年的影子大臣，看来十有八九要成为新政府中的阁员了。”

尽管罗宾·戴对此表示怀疑，但我却真希望鲍勃·麦肯齐是说准了。

10月23日

我仍在期待着。不过，我疑惑罗宾·戴知道一些我尚不知道的情况。

早饭后我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每个有可能加入内阁的

---

<sup>①</sup> 海克尔的选举委员会主席。——原注

人在新首相发出任命的二十四小时之内都是寸步不离电话机的。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听到任命，那么你就不能加入新内阁了。

整个上午安妮不时地给我的杯子里添咖啡。午饭后见我又回到紧靠着电话机旁的椅子上，安妮说，如果我没事的话，就帮她做做晚饭的汤菜。我向她解释，我不能帮她的忙，因为我要等电话。

“等谁的电话？”有时安妮真是有点不开窍。

电话响了。我一把抓过话筒。这是我的特别政治顾问弗兰克·韦塞尔打来的，他说，他正在来我家的路上。我告诉了安妮，她面露不悦。

“为什么他不索兴搬来住呢？”她尖刻地问。

她有时简直让我难以理解。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弗兰克是我的政治顾问，我依赖他胜于任何人。“那你为什么不娶他呢？”她问道。“我现在告诉你这样的人，还有你那政治顾问，你们这些卷入政治的人没有不把老婆也牵扯进来的。”

我知道安妮也真够为难的。作为下院议员的妻子的确是个徒劳无益的差使。不过现在我可能要任大臣了，她终将得到报偿！

整整一天电话没断。有奥尔德曼·斯波蒂斯伍德打来的，有石油部打来的，还有弗兰克打来的，许多无用的人都纷纷打电话向我祝贺。“祝贺什么呢？”我对安妮说。“难道他们没想到我正在等那个电话吗？”

她说：“听你这口气好象是你就要进内阁了。”

“是的，”我说，“关键是到哪个部。”

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安妮突然尖叫起来。“这是个玩笑！”她叫喊着，用手扯起自己的头发。我想她肯定是有点紧张。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我问。她又尖叫起来，扑倒在地板上。我想叫辆救护车，但又怕在这紧要关头反面宣传会影响我的前程——《新任大臣的妻子被穿上疯人病服带走》。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我又小心翼翼地问。

“不，”她叫喊着，“不，不，我没有紧张。我只是个政治家的妻子。我不能有感情，我只是个快活的、无忧无虑的政治家的妻子。”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要趴在地板上。“我在找香烟，可我找不着。”

“看看烟盒，”我耐着性子提醒她。

“烟盒是空的。”

“吃点镇静药。”

“就是找不到镇静药我才找烟的。吉米，快出去给我弄些来。”

我向安妮解释，我根本不敢离开电话机。安妮显露出她惯有的愚昧无知：“听着，如果首相想让你进那该死的内阁，即便你出去了，他也会再给你打电话，再不你也可以给他打。”

安妮永远也不会理解政治的奥妙。

【海克尔对自己是否能进内阁毫无把握。因为先前他参加过马丁·沃克反对现任新首相担任党的领袖的运动。问题

在于首相是否强硬到足以对吉米·海克尔不屑一顾，也许新首相从团结全党的利益出发不得不给他一个好差事。——编者】

到了深夜，我听别人传说，比尔掌管欧洲事务。倒霉的老欧洲，比尔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德语，说实话，他甚至连英语都讲不好。马丁掌管外交部，这在预料之中。杰克掌管卫生部。弗雷德掌管能源部。

我将这些任命告诉了安妮。她问我谁管“脑袋瓜”。我想她指的是教育部。

10月24日

我总算当上了内阁大臣。

今天我和文官们初次交锋，堪称深有感触。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上午9点钟我接到了唐宁街十号的电话。我和弗兰克·韦塞尔立即出发，赶上去伦敦的火车。然后我乘出租车来到唐宁街十号，在那里首相让我掌管行政事务部。

这是个重要的职位。我想，它在内阁序列中大概居第八或第九位。可话又说回来，马丁打电话向我祝贺时提醒我，行政事务部是一座政治坟墓，有点象内务部，首相也许是过于抬举我了——一个带有报复性的抬举。我执意要牢牢地控制住行政事务部，并向首相表明，我也不是好侍候的。

原先我一直认为自己会出任农业大臣，因为我当了七年影子内阁的农业大臣，对农业颇有见地。但是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首相的决定与此相反。

【我们发现了农业部常务次官安德鲁·唐纳利爵士给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备忘录，他恳求阿诺德爵士千万不要让海克尔管农业，因为海克尔在这方面的经验“太多了”。内阁文件表明，阿诺德爵士设法向首相转达了这层意思，也就是说，最好不要让海克尔管农业，因为他有心于此的时间太长，可能会墨守陈规。——编者】

我一走出唐宁街十号，就有一辆公务汽车把我直接送到了行政事务部。我的私人秘书伯纳德·伍利及其助手在门前台阶上迎接我。看起来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下车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弗兰克·韦塞尔。可是他叫他“威塞尔”，这常使弗兰克恼火。

我们沿走廊走了很长一段儿。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弗兰克和助理私人秘书不见了。伯纳德让我放心，说弗兰克有人照应。他们真是细心周到的好帮手。

我的办公室很大，有一张大写字台，一张由许多椅子圈起来的会议桌。还有一张咖啡桌，周围放着几把靠椅，形成了一个谈话场所。在别的方面，它并无特色。伯纳德立即走向酒柜。

“要喝一杯吗？大臣。”

我点了点头，说：“吉米。”因为我愿意我们彼此以名相称。

“杜松子酒？”他问，他听错了我的话。①

“不是杜松子酒，”我说，“吉米。叫我吉米。”

伯纳德说：“如果对您来说都一样的话，我最好还是称

---

① 英文的吉米 (jim) 和杜松子酒 (gin) 发音相似。——译注

您大臣，大臣。”

“大臣，大臣？”这使我想起了《第二十二条军规》<sup>①</sup>中的“梅杰，梅杰”。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问他：“那是不是说我也要叫你私人秘书，私人秘书呢？”

伯纳德说，我还是叫他伯纳德为好。我相信我早晚会说服他叫我吉米的。

过了一会儿，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到了。他是行政事务部的常务次官，本部的文官首领。我猜测他刚五十出头，但似乎还更年轻些。他既有风度又有学识，是个典型的官场人物。他对我来行政事务部表示欢迎。

“想必你们曾经见过面，”伯纳德提醒道。我又吃了一惊，这个年轻人可真是消息灵通啊！

汉弗莱爵士说：“是的，我们曾经交过锋。去年在公共财政委员会上，大臣就预算问题对我严加盘问，他问的所有问题都是我最怕别人问的。”

这太妙了。显然汉弗莱爵士在恭维我。我试着把话题调开。“噢，”我说，“反对党总是要问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

“是的，”汉弗莱爵士说，“并且政府总是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

我有点惊奇。“可是你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不是吗？”我说。

“您这样想真让我高兴，大臣，”汉弗莱说。我搞不太

---

<sup>①</sup>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所著小说，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译注

清楚他这句话的含义。我决定问问他部里还有哪些成员。

“简略地说，阁下，我是常务次官，也叫常任秘书。伍利在这儿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个首席私人秘书，他也就是常务次官的首席私人秘书。直接对我负责的有十个次官，八十七个副次官和二百一十九个助理次官。直接向首席私人秘书负责的是一般私人秘书。首相将任命两名政务次官，而您将任命自己的政务私人秘书。”

“他们都会打字吗？”我打趣道。

“我们这些人都不會打字，大臣，”汉弗莱爵士用圆滑的腔调回答。“麦凯夫人会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我难以断定他是否在开玩笑。“真遗憾啊，”我说，“我们能成立个事务局了。”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都笑了起来。“真有趣，阁下，”汉弗莱爵士说。“太有意思了，阁下，”伯纳德也说。他们是真的被我的妙语逗乐了，还是屈尊俯就呢？“我想大家都会那样讲的，对吗？”我冒昧地问道。

汉弗莱爵士在这一点上请我放心。“当然不会，大臣，”他答道，“绝不会的。”

我决定立即履行职责。我在我的办公桌后坐下，让我扫兴的是，我发现这是个转椅，我不喜欢转椅。不过伯纳德向我保证：办公室的一切——家具、装饰、绘画、办公程序等等都可按我的旨意变动。毫无疑问我是这儿的头儿！

然后伯纳德告诉我，他们备有两种椅子供两类大臣使用。一种椅子一下子就能折起来，而另一种椅子是不停地转圈。转面一想，这大概是伯纳德开的又一个小玩笑。

我决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的意图了。“坦率地讲，”我说，“本部要对整个陈腐的英国政府官僚机器动一次大手术。我们需要一把新扫帚，我们要打开窗子，放进一些新鲜空气。我们要免去那些繁文缛节，调整这台吱吱嘎嘎作响的老掉牙的官僚主义机器。我们要来一个大扫除。现在坐在办公桌后的无用之辈太多了。”

我意识到这时我恰好坐在办公桌后面，但我相信他们不会认为我是针对自己而言。

我解释道，我们必须从裁减那些相互制造麻烦的人入手。汉弗莱爵士使我受益匪浅，他认为我是说要重新安置他们。我想这的确是我的主意。我当然想裁减多余的人员，但我实在不想承担让人们失业的责任。

但是就大扫除和新扫帚而言，我指的是我们必须有较高级别的公开政府。我们对此立下了竞选誓言，我打算履行诺言。我们必须让全国人民都信任我们。我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汉弗莱和伯纳德。使我惊奇的是，他们都全心全意地赞成这些想法。

汉弗莱提到了去年我在上院就这一问题的发言，还提到了我在《观察家》杂志上的文章、《每日邮报》上的谈话以及我的宣言。

他对我的情况如此熟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汉弗莱出示了草案，将我的政策载入一份白皮书。这使我大吃一惊。文官的效能真是令人震惊。汉弗莱告诉我，他们甚至打算称这份白皮书为“公开政府”。

在组成新政府的三十六小时之内，在我到达办公室的几



分钟后，所有这些草案都已为我备好，而且是在周末。这些家伙太棒了！我问汉弗莱这些事都是谁做的。

“吱吱嘎嘎作响的老掉牙的官僚主义机器，”他笑着回答。“说正经的，大臣，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我们已经着手实施。”

我告诉他，我有点吃惊。

“我想只得跟你们较量到底了，”我说。

汉弗莱爵士说，人们总是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文官。

“我们在这儿恰恰是为了帮助您制定和推行您的政策，”他向我解释道。

看起来他满怀诚意。

今晚我带回伦敦住宅的那些装在红箱子<sup>①</sup>里的草案中也有《关于简化申报规划批准程序的草案》。太妙了！汉弗莱爵士竟能将我今年早些时候在上院提出的一些颇为有趣的问题从国会议事录上摘录下来：

詹姆斯·海克尔先生（伯明翰东区）：大臣是否意识到规划程序使得在20世纪盖一间平房比在12世纪建一座大教堂还慢？

反对党人笑声大作。政府方面高喊“可耻”。

【实际上他们喊的是“胡说”。——编者】

由于是星期六，我们商定从星期日上午正式开始办公。

---

① 装重要内阁文件的文件箱。——译注